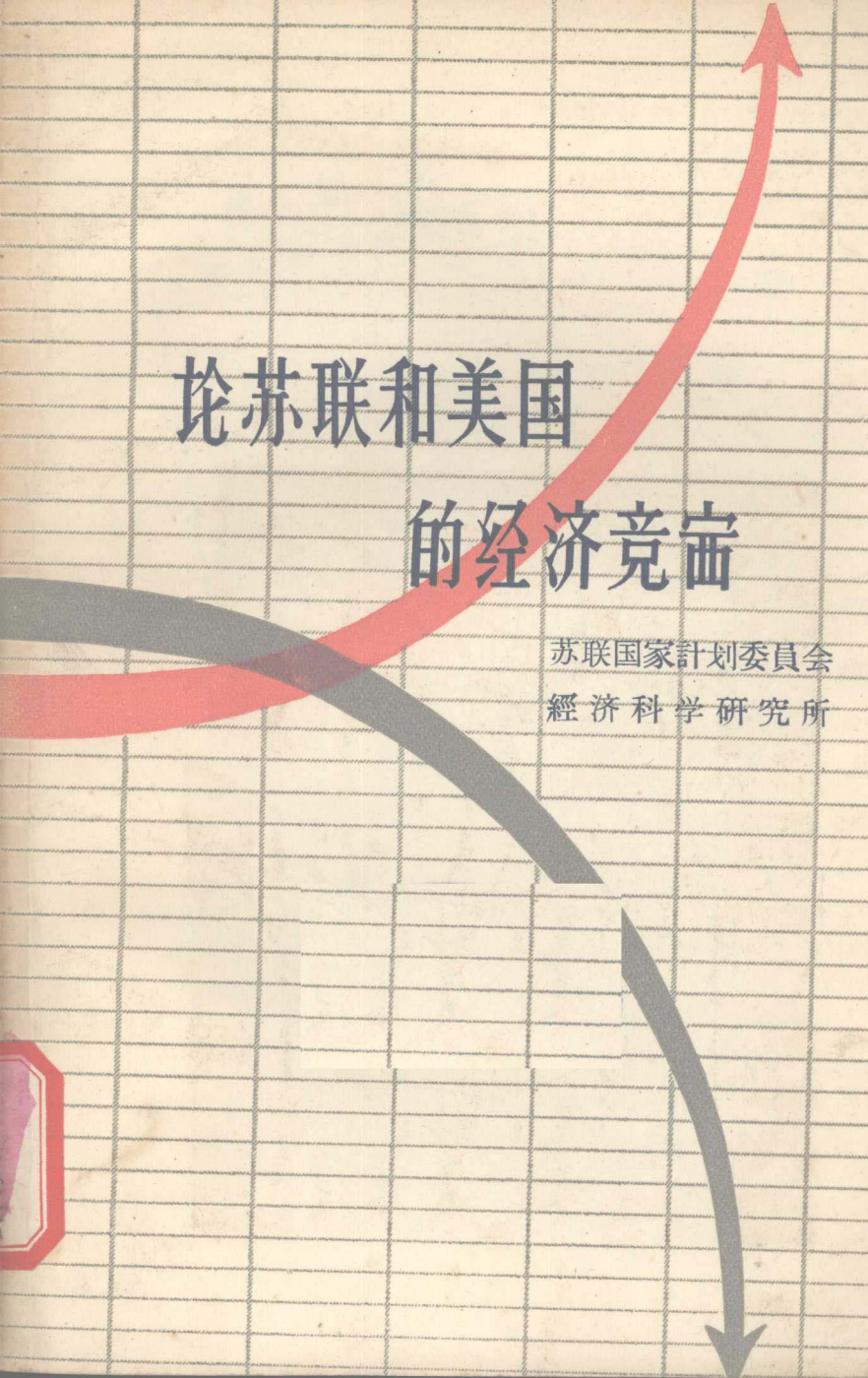




论苏联和美国 的经济竞赛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经济科学研究所



论苏联和美国

的经济竞赛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统计研究所编

論苏联和美国的經濟競賽

苏联国家計劃委员会經濟科学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ГОСПЛАНА СССР
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РЕВНОВАНИИ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本書根据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58 年第 9 期譯出

論苏联和美国的經濟竞赛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經濟科学研究所

徐 可 南 譯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紹興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15/16 字數 17,000

1958 年 10 月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統一書号：4074·231

定 价：(7) 0.10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在1957年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那一天，有影响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惊惶地问：“时间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美国有利？”一年以前，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1956年10月间，它写道，必须弄清楚西方往哪里走，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它能不能站得住脚。最后，在1958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向国会提出的常年咨文中说，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以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共产党人”编者注）能不能顺利地经得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竞赛。

这类问题不是偶然的。从十月革命时起，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着重指出的，世界的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

垄断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于害怕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现在正拿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资源、潜在能力、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同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尤其注意于比较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意味深长的是，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也曾从事这种比较。它在1955年发表了“同西方国家相比较的苏联集团各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的报告；两年之后，在1957年7月，又公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同美国比较的苏联的经济增长”。这个委员会还声明，它将继续研究苏联现时的经济发展趋势，并且“打算确定赤色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美国比较的苏联的经济增长”这个报告，在以下许多方面具有深长的意义：在被阐述的苏联和美国经济问题的多样性方面；在所利用的苏联和美国统计材料和其他材料的数量方面；在积极参加它的编写工作的人员和机关的数目方面；在为总危机时期的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和解释的方法方面；在报告的作者们拿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方面。

这个报告的作者包括哈佛大学、普灵斯登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其他大学的40多位教授，和好几个部的高级官员。他们力求证明，“美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率和最有伸缩性”的经济，能保证一切阶层的居民都得到利益。至于苏联，则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它的经济仿佛“苦于缺乏内在的自动调整的力量，而那种力量本身能矫正可能发生的紊乱和不平衡现象”。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千方百计地力图污蔑和贬低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经济竞赛中的成就，诱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反对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懂得，在使千百万

普通人覺悟的巨大的思想鬥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先鋒隊依靠着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的偉大成就。

蘇聯和美國——屬於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兩個現代最大的工業巨人——之間的和平經濟競賽，絕不意味着兩種思想體系即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調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一定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實質，揭發它的痛疽、對抗性矛盾，並用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生活的具體事例來闡明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偉大優越性。

只有根據客觀資料，根據事實，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進行分析，才能夠確定這兩個大國經濟發展的真正趨勢。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確切地斷定，在兩種制度的和平經濟競賽中，究竟時間對誰有利：對蘇聯有利，還是對美國有利。但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是拒絕這個基礎的。因此，他們所作的結論是不正確的，有毛病的。

*

*

*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在它的報告中不得不承認，現時代的特征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經濟競賽。但是，報告的作者們在提到這點時，歪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競賽的實質問題，詆毀社會主義，想出各種反科學的理論來掩飾資本主義的真象。

社會主義世界體系被他們說成是某種國際上反常的東西，沒有存在的合法權利。按照他們的意見，“和平共處”這一公式只是蘇聯企圖實現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口號。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所說的那種“世界革命”的廢話，與科學、與對兩種制度經濟競賽的實質的正確理解和評價、與我們時代的社會發展的真正規律性，都是毫不相干的。

兩種制度的經濟競賽，是從十月革命時開始的歷史過程。蘇聯，其後還有歐洲和亞洲的人民民主國家，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進行緊張的和有成效的鬥爭，來達到比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更高的經濟水平，更高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使能越來越充分地滿足勞動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種競賽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

既然所談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經濟競賽，就要考慮到兩方面長時期的過程。其中參加的，既有社會主義國家，又有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對“同美國比較的蘇聯的經濟增長”這一報告的分析表明，它的作者們完全不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和平基礎上進行長期經濟競賽的可能性出發。他們不僅胡說蘇聯的“威脅”，並且胡說“東方和西方衝突”的不可避免性等等。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拒絕跟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找根據，為美國及其同盟者所進行的軍備競賽辯護，把人民群眾引入迷途。

大家知道，蘇聯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完全不認為“東方和西方之間”的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地，社會主義國家以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合作與和平經濟競賽的合理性，作為自己政策的基礎。這個政策在列寧的著作中得到科學的論證，並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決議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1957年12月21日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苏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說,“不管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意識形态分歧如何尖銳,我們必須用和平談判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爭端……。我們認為,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組織的最高形式。讓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体系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場合中,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在为人的生活創造更好的条件方面,来証明自己的优越性”。

馬克思主义者深信,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它将获得胜利,是由于确定不移的社会发展規律使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給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新的刺激;它将获得胜利,是由于它在一切方面都具有对資本主义的毫无疑问的优越性。但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学者虽承認“苏联經濟的增长速度超越各国”,却仍然当着劳动者的面,力图污蔑社会主义,而为資本主义辯护。他們越来越頻繁地企图証明,現代資本主义似乎能够以与社会主义同样的高速度发展,然而这些議論並沒有实际根据,而且美国的資本主义辯护者自己駁倒了这些議論。

不容怀疑的是,經濟发展的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表明国家經濟力量增长的程度、它的社会經濟制度进步性的晴雨計。它們是决定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經濟竞赛的最后結局的主要因素。因此,苏联和美国的經濟发展速度問題經常成为社会主义的友人和它的敌人注意的中心,这不是偶然的。

美国国会联合經濟委員會同意,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里,

人們都密切地注視着東方和西方主要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達到這些速度的方法。但那個委員會的委員們沒有勇氣承認，如果忠實地分析這些速度，那末結論就決不是對資本主義有利。

下面就是表明 1918 — 1957 年蘇聯和美國工業生產增長的各年平均速度的相應材料（加號表示對上年度百分比的增加，減號表示對上年度百分比的減少）：

	1918— 1957	1947— 1957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第一季度
蘇聯	+10	+15.9	+20	+23	+16	+11	+12	+13	+12	+11	+10	+11
美國	+3.2	+4.7	-7	+15	+7	+3	+8	-7	+11	+3	0	-11

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工業的特征不僅在於很高的增長速度，並且在於不斷地向前進展，沒有任何的危機和衰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經濟恢復的年代里，生產的高漲特別顯著：比平常高 0.5 — 1 倍。馬薩諸塞工藝學院的教授惠斯納曾在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中不得不承認，蘇聯發展比美國快得多。惠斯納說：“當我心緒不好的時候，我想，5 年之後蘇聯將在一切方面顯著地超過我們。但當我心緒樂觀的時候，我感覺，它需要 10 年才達到這個地步”。

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怎樣能同蘇聯的成就相對比呢？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國的工業是迂回曲折地進行的，象寒熱病人的體溫那樣“跳動”，它的速度遠遠落后於蘇聯。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這種變動，不僅是周期性因素的作用所造成，並且是經濟的軍事化所造成的。在和平發展的 30

年間(1921—1940年和1947—1956年),由于危机性的波动,美国的产量一再縮減。仅仅在战后时期里,就出现了三次后退:即在1946年、1949年和1954年。从1957年年底起,生产的曲线重又急剧地下降。

美国的經濟学者力图减弱苏联工业蓬勃增长的影响,并掩飾資本主义經濟的丑陋真相,他們宣傳种种与科学、与經濟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和评价毫无共同之点的“理論”。他們硬說苏联还没有达到工业成熟的地步。按照他們的意見,“在共产党人統治之下的俄国完全没有掌握迅速发展的独占权”;美国在其工业高漲的早期阶段就已經“显示了具有与苏俄同样的經濟迅速增长的能力”。因此,苏联似乎也避免不了以增长速度降低为特征的那种經濟发展的曲线形式,因为这是地球上一切国家在它們达到工业成熟地步后的命运。最后,他們宣称,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在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制度下会在經濟发展上比在苏維埃政权下有大得多的进展。

所有这些“理論”的階級意义是在于:使讀者相信苏联永远不能解决它的主要經濟任务——在按人口計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因而美国具有在两种制度的經濟竞赛中取得胜利的保証。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事实和数字,那末这些“理論”就会完全破产;它們就会象紙牌搭成的小房那样倒塌下来。

讓我們先从所謂苏联还没有达到工业成熟地步的說法开始。資產階級的經濟学者宣称,在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高速度既是資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因而

决不能說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可是这种結論是不符合现实的。

我們来看看事实。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联盟的經济机构就比較了資本主义各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經济发展的速度。下面就是这些資料：

(一) 資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各年平均增长速度：

西欧·····	1870—1900 年	+ 3.7%
西欧·····	1900—1929 年	+ 3.5%
欧洲全部(苏联除外)	1913—1936/38 年, 从	+ 1.4%
	到	+ 1.7%
美国·····	1879—1937 年	+ 3.5%
大不列顛·····	1885—1913 年	+ 3.0%

(二) 高漲时期的各年平均增长速度：

美国·····	1880—1885 年	+ 8.7%
日本·····	1907—1913 年	+ 8.6%

(三) 工业化时期的增长速度(1855—1913 年)：

瑞士·····	}	約 + 5.0%
美国·····		
德国·····		

現在把这些指标同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比較一下。根据“苏联工业”这本統計汇编的資料(1957 年版, 第 34 頁), 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内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19.2%。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内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17.1%, 在第三个五年計划时期内(1938—1940 年), 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13.2%, 在第

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内(1946—1950年),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3.6%,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内(1951—1955年),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3.2%;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内,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几乎增加了1倍。

由此可见,苏联的工业,无论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或是在现时,都以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它们最兴旺的时候也不能达到的速度发展过并发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工业增长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在高涨时期的速度约高1倍,而与其他较长时期内的发展相比较,则约高3—4倍。

在这些事实的压力之下,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自己不得不推翻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宣传的虚妄理论,如象说什么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美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并不比苏联差。在“同美国比较的苏联的经济增长”这个报告里,这个委员会承认了苏联工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发展速度高于美国工业”,目前速度的优势“是在苏联方面”。

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胡说什么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会大大超越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这种虚妄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美国也未必有人会相信。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自1900年到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苏联工业,俄国在整个成长阶段,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品产量落后于先进国家。而且大家知道,十月革命拯救了俄国,使它免于民族灾难,免于使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附庸。

根据1936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

出版的“苏联工业”手册中的資料，俄国大型工业的总产量从1900年的46.5亿卢布增加到1913年的102.5亿卢布。这就是說，当时工业品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6.3%。应当指出，在苏維埃政权的40年中，这类产品的各年平均增长速度計达11.4%。

列宁在1913年8月发表的“俄国每人的消費量是怎样增加的？”这篇文章中，叙述了俄国日益加剧的落后現象，叙述了“我們越来越远地落后”于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可以根据下列資料来判断。

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比較 俄国按人口計算产量的落后情况

	1900 年	1913 年
生鉄熔鑄量，同美国比較	7 倍	10 倍
生鉄熔鑄量，同德国比較	5 倍	7 倍
生鉄熔鑄量，同法国比較	2 倍	3 倍
炼鋼量，同美国比較	6.7 倍	10 倍
炼鋼量，同德国比較	4.7 倍	6.4 倍
炼鋼量，同法国比較	1 倍	2.5 倍
石油开采量，同美国比較	0.1 倍	4.3 倍

上列数字比任何其他証据都更为充分地証明了：我們祖国在这些年代里究竟是怎样的，如果把資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权保存下来，它会有怎样的前途。

卡明加——革命前俄国的銀行領袖之一——当时曾十分明确地就这种前途发表了意見。卡明加在1925年发表的文章里試图描写“未来俄国經濟的型式”，他写道：“至少在几十

年内,我国經濟生活发展的进程将是这样,农业和原料將是我們出口的主要来源,我們將以交換所得来恢复我們的消失了的財富,而在工业方面,則作为一般原則,我們將只能执行最簡單的任务”。

此外还应当补充說,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之前,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办公室里,我們的祖国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敗,当时制訂了掠夺俄国自然資源、使它的人民处于經濟奴役地位的計劃。的确,象大家知道的,这些計劃都幻灭了。在共产党領導下的英勇的俄国工人階級拯救了国家,使它避免了压在它头上的灾难,引导它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保證了工业生产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設的高速度。

“同美国比較苏联的經濟增长”这个报告的作者們,并不掩飾他們对苏联工业的迅速增长所引起的惊惶,但仍借助于各种統計的花招,力图論証这种增长显露出速度減退的趨勢。

資本主义制度辯护者的論証是簡單的,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他們認為,过去苏联經濟增长的高速度是依靠“降低或限制国民消費”,依靠“使其他一切經濟任务从属于迅速增加重工业总产量的主要任务”,通过“把劳动力从农业加速移轉”的办法,“更低的产品质量和更少的产品品种”的办法,以及通过“大規模地剽窃工业上比較发达的国家的技術成就”的办法来获得的。报告的作者們硬說,所有这些工业生产增长的源泉現在快要涸竭了,因此,在最近几年,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將不可避免地要开始降低。

但是，我們不能不使美國的經濟學者大失所望；他們的預測同實際情況絲毫不相符。蘇聯的工業在將來也會高速度地發展。在這裡，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這種生產關係與國家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並推動它向前發展。新的生產能力的使用和現有生產能力的現代化，在一切物質生產領域中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在工業中工作的工人數的增加，國民經濟領導方法的不斷改進，社會主義競賽的擴展，從剝削制度解放出來的、為自己、為社會的利益而工作的群眾的創造性活動，——這一切都是把我們的工業不斷地向前推進的因素。

在美國不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圖否定我國工業生產增長的高速度。為這些否定者提供方法學上各種手段的主要人物，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斯拉夫研究院的經濟學教授霍茲門。“同美國比較的蘇聯的經濟增長”這個報告的作者們，依據他的方法學，並在細節上加以調整，作出了計算，認為1928—1955年蘇聯工業的各年平均增長速度，不是11.5%，如蘇聯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的報導所表明的那樣，而只有7.7%（按照霍茲門的計算，是9.2%）。

這些計算是怎樣作出來的呢？霍茲門首先確定了我國工業的結構，然後作出各主要工業部門增長的個別指數，根據工業的結構把這些指數調整之後，就計算出總指數。驟然看來，這種演算順序似乎預示了計算的相當正確程度。然而這只是在驟然看來時是這樣的。

事實上，霍茲門是試圖，舉例來說，根據1934年幾個部門

的淨产值，来确定苏联工业的結構。由于他缺乏这种資料，他就利用了工資的指标。可是大家知道，在淨产值中不仅包括工資，并且还包括社会主义企业的积累、利潤和周轉稅。同时，霍茲門在工业部門的总目录中沒有列入鉄矿开采、建筑材料生产、一部分机器制造、輕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其他一些工业部門。按照 1926—1927 年的价格，这些工业部門在总产值的总额中所占的份額計达 28.7%。此处，这位教授并不拥有关于各工业部門积累数額的資料。因此，他不正确地确定了 1934 年苏联工业的結構，这是无足惊奇的。

为了作出个别指数，霍茲門就每一部門選擇了他認為最有代表性的某一种商品或某一組商品，并根据这些商品的生产动态，确定各該部門全部产量的增长速度。这样，他据以作出指标的产品，在 1928—1937 年有 137 种，在 1946—1950 年有 22 种，而在 1951 年則只有 18 种。

当然，这样确定不同工业部門增长速度的方法是会粗暴地歪曲真象的。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机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中，有数以千計的产品品种，整个部門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根据几种产品的实物生产資料来表明的。况且 1934 年以后，在苏联建立了許多新的工业部門，大大地改变了工业的結構。

很明显，由于这些严重的錯誤，無論就苏联各个不同工业部門的增长來說，或者就苏联整个工业的增长來說，指数的計算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指数”是与苏联經濟发展的真正趨勢和規律性毫不相干的。有很多資產階級学者也承認这一